

■故园情思

门前那棵拐枣树

□唐安永

“天空飘着霜，田间农夫忙，这儿也黄，那儿也黄，比不上我家门前拐枣黄。”每逢霜降到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母亲教我的这首童谣。

记事起，门前那棵高达10米、遮天蔽日、双手才能抱的拐枣树，宛若哨兵日夜守护在我家门前。春天来临，拐枣树慢慢地脱掉跟随一冬的黄色外衣，换上一套华丽的嫩绿外套，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哗啦啦地摆动着身姿，宛若一位精神矍铄的快活老人。小时候，拐枣树下不仅是我们嬉戏打闹的乐园，也是大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人们共同见证了拐枣树的春华秋实。

拐枣树的果实虬曲弯拐，我们当地人戏称拐拐，也有叫它鸡爪子，还有称它金钩子。拐枣内含浆汁甜中带涩，醇香独特，是人冬后稀有的水果。每到秋冬之交，我家门前的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浓浓的拐枣清香，过往的乡亲总会驻足停留，闻一闻香甜浓郁的拐枣味儿。

秋风吹来，数以万计的拐枣开始慢慢由青变黄，像一串串铃铛稳稳地挂在枝杈间，随风摆动。拐枣还未完全成熟时，经不住诱惑的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拐枣树下游荡，时不时拾起地上的石块，狠狠地抛向挂在枝叶间的拐枣，多数尚未成熟的拐枣任凭石块的撞击，稳如泰山，不为所动。偶尔也有极少的拐枣不堪一击掉落地上，小伙伴们便蜂拥而至，疯抢中的欢声笑语，成为记忆中的永恒。

时令进入霜降，拐枣树的枝条逐渐走向衰老，不再显得那么苍劲有力，蓬勃旺盛，时不时有拐枣从树上掉落下来。经历风霜的拐枣含糖量达到顶峰，也是采摘存储的最好时机。

“摘拐枣了！”父亲粗犷的吆喝声划破山野的沉寂。全家人在父亲的吩咐下纷纷来到拐枣树旁，只见父亲在长长的竹竿顶端绑上镰刀，再将竹竿伸向树梢，来回地将拐枣与枝丫间的茎秆一一割断，一串接着一串黄褐色的拐枣随着阵阵寒风簌簌而落，铺满一地。当拐枣树上还剩下不多的拐枣时，一旁的母亲立即叫停采摘中的父亲。我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不把拐枣摘完呢？”母亲笑而不答。

直到冬天，大雪纷飞，厚厚的白雪覆盖着村庄、田野、沟壑，鸟儿们无处觅食，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便成群结队地飞到我家门口的拐枣树上，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唤声后，欢快地啄食着拐枣，偶尔还会看到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为了吃到拐枣，拼命地往树上爬，看到此情此景，我才彻底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父亲在母亲的协助下，将盛满拐枣的箩筐一一抬回家，母亲再将拐枣用稻草捆扎成一束，吩咐父亲送给左邻右舍，和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母亲最拿手的绝活是用拐枣熬糖。她将刚采摘回家的拐枣清洗干净，放入盛满泉水的大铁锅，用文火慢慢地熬煮，直到拐枣变软，再用杵捣烂拐枣，并过滤掉残渣。将过滤后的汁水倒入锅内，放入一定量捣碎的麦芽汁水，用文火熬煮，直到汁水慢慢收汁。此时的母亲俨然一位指挥官，一边用木棒不停地来回搅拌汁水，一边吩咐父亲准备装糖的瓦罐，吩咐我添少许柴火进灶膛，直到糖汁黏稠发亮，鼓着大小不一的气泡时，母亲才停止搅拌，我也立即熄灭灶膛里的柴火，拐枣糖也就新鲜出炉了。

春节一到，母亲就将瓦罐里的拐枣糖拿出来，合着五花肉上笼蒸煮，香甜的味儿直击味蕾。轻轻夹起一块，肉香扑鼻，咬上一口，外酥里嫩，香甜可口，为当时不够丰盛的春节餐桌增添一道举足轻重的美食。

后来，我家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但门前那棵饱经风霜、久经岁月洗礼的拐枣树依然挺拔地矗立在家门前。又到拐枣成熟时，漂泊在异乡的游子早已闻到老家飘来的浓烈拐枣香味儿。

■灯下漫笔

□付子春

老街的戏台

老街的戏台宛如一位沉默的史官，静立在老街中央，用自己的身躯镌刻着时光的印记。

这座戏台，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尽显古朴典雅之风。那朱红色的柱子，虽已褪去昔日鲜艳的色彩，漆面斑驳陆离，却如同岁月的皱纹，蕴含着无尽的故事。

犹记得儿时，每逢佳节或喜庆之日，戏台就变成了一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开场的锣鼓，似万马奔腾，又似疾风骤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密集而有力的鼓点，瞬间点燃了人们内心的热情，让整个老街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

演员们盛装登场，华美的戏服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脸上五彩斑斓的妆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繁花。他们的唱腔婉转悠扬，“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时而如泣如诉，令人肝肠寸断；时而高亢激昂，仿若穿云裂石。那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充满了韵味，将戏中的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

看那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演员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姿态，都将她的千娇百媚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大唐盛世，目睹那宫廷的繁华与奢靡。而苏三的悲惨命运，又让人心生怜悯，“我本飘零人，薄命历艰辛”，那哀怨的唱腔，直叫人潸然泪下。

戏台下，人群熙熙攘攘。老人们眯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节拍，满脸的陶醉，那满足的笑容里藏着岁月的温柔。年轻人则好奇地张望着，目光中既有对新奇事物的探寻，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戏，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偶尔被大人呵斥几句，却依旧像顽皮的小猴，乐此不疲。

然而，时光流转，如今的老街戏台，已不再有往日的热闹与繁华。它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得有些破败和落寞。曾经的辉煌，如今已化作回忆的轻烟。但当我再次路过这座戏台时，往昔的画面依然会在眼前浮现。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尽管岁月变迁，物是人非，但那座戏台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份对故乡的深深眷恋，那份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情感交流，却永远不会消逝。它就像一首古老的诗篇，在岁月的深处低吟浅唱；又似一幅褪色的画卷，虽色彩不再鲜艳，却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老街的戏台，在时光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我生命中永不磨灭的印记。



农民画《歌舞庆丰收》

朱秀春 画

■神州处处

去可可托海之前，以为它是片海域，是深藏在新疆阿勒泰的一泓高原蓝，至少和甘肃的尕斯海一样，即便没有海，也是一个湖。可当我走进可可托海的时候，我才发现不仅没有海，也没看见湖。

可可托海只是一座小镇，一座拥有峡谷、森林、草甸、河流、岩矿和地震断裂带的山地小镇。在哈萨克语里，它意为“绿色的丛林”，而蒙古语则叫作“蓝色的河湾”，无论哪种译文，可可托海都是一个有着茂密森林和清澈河水的地方。当我们一路沿着额尔齐斯大峡谷深入的时候，就有一条额尔齐斯河回响在身旁，眼前看到的，的确是绿色的丛林和蓝色的河湾。

峡谷里的公路不宽，很多时候都得找地方会车。

刚进峡谷，我们就遇到了牛羊转场。那些牛羊如潮水般地涌来，哪怕你的车轮就在它身旁，它也不管不顾地挤过来，在它们眼里，汽车好像同类，只不过是换了个方向行走。我真担心压伤了它

们，可开惯了这条路的司机却一点也不避让，直对着它们就开过去了。

意想不到的，双方都相安无事。刚喘了一口气，又一群牛羊卷地而来，路上路下，甚至树林里也有，透过车窗，只看到蠕动着羊群，一个个摆着肥臀奋勇向前。牛和马呢，则一步一步以高大的身形迎面而来，时不时还夹杂着一两声哞叫，响彻山谷。于是，我懂了汽车抢道的原因。遇到这样的大转场，靠等空闲时刻通过，那你就不是等一天两天了。

牛羊转场，多数时候是一人骑着摩托在前开道，两个人骑着马殿后，也有人带了牧羊犬，前后左右驱赶着羊群。那些牧羊犬的主要任务似乎是专职善后，收拢掉队的羊。有趣的是，那些羊，原本还懒洋洋地东一个西一个，一看到牧羊犬，立即就乖乖地归队了。

听说转场分两季，夏季牧场转冬季牧场，冬季牧场转夏季牧场，此时正是夏季转冬季的时候。而可可托海的转场，

■人与自然

珍珠河，愿你重返青春

□赵娜

珍珠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它不仅有着两千多年出产珍珠的历史，还有流传千古忠贞不渝的爱情传说。

古时候，河边有一个叫金郎的小伙儿，因自己心爱的玉女被财主强夺而投河自尽，随即，玉女也“举身赴清池”。玉女恸哭金郎的悲泪，流到了河蚌里，凝化成了洁白的珍珠。从此，这条美丽的小河，也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珍珠河。

我的家在河南南阳社旗桥头。南阳，古称“宛”。社旗，古称“除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商业名镇，现为南阳市下辖的一个县。据史学家考证，秦朝李斯所写的《谕逐客书》一文中所说的“宛珠”，就是指产自于南阳社旗珍珠河的珍珠。

我儿时见过的最美风景，就是这条珍珠河。记得那时我去河对岸上学，漫水桥是必经之路。每当从桥上经过时，我都会静静地站上一会儿，听听桥下哗啦啦的流水声，还有从芦苇丛中不时传出的蛙声和鸟鸣。看看河底随流而舞的水草，以及追逐嬉戏的鱼虾。望望远处自在游弋的鹅鸭，和鱼鹰捕鱼时激起的水花。

夏天在珍珠河玩耍，是我儿时最大的快乐。生长在河边的孩子，就是天生的“两栖动物”。儿时，珍珠河在我的眼里是很宽很宽的，但比赛“扎猛子”时，我却能一口气从河的这边扎到那边。比赛跳水时，就数我往树上爬得最高，跳下去砸起的水花最大，发出的声响也最大，冠军当然就非我莫属了。那时我的皮肤被晒得黑黢黢的，加上淡皮胆大，于是我就有了“黑牡丹”和“假小子”的别称。

记得有一次从树上往下跳水时，正好一头撞到了只老鳖，我就把它逮着举出水面，那鳖吓得把头紧紧地缩进龟壳，逗得小伙伴们前仰后合。

家乡有句谚语，叫“高粱晒红米，采珠正当时”。据我父亲讲，他小时候就从河中采到过珍珠，三五分钱一粒，卖给桥头街上的诊所，心里美滋滋的。我在河里玩耍时，很希望能采到几粒珍珠，可惜河蚌摸了不少，珍珠却一粒也没有采到，倒是给我家鸭子弄了不少美食。

当我长大后及腰时，珍珠河的美丽却悄然褪去。先是它的水势渐渐减弱，水质渐渐浑浊，鱼虾河蚌越来越稀少。后来就慢慢地干涸，鹅鸭再也无法在河里觅食游弋，人畜饮水都变得困难了。继而是个别河段的堤岸被毁，河底垃圾堆积，河道淤塞。最后，珍珠河的灵秀之气消散殆尽。

今年7月中旬的一天，父亲打电话说昨晚家里下了暴雨，洪水从河道的决口处汹涌而出，冲毁田地。他在电话里还不时地叹着气，话语中流露出的满是无奈和惋惜。

这次暴雨突袭，惊醒了父老乡亲们，他们猛然意识到，多年来，大家只知道向大自然索取，却不曾给它以应有的“回礼”，甚至把珍珠湖这个宝贝都遗弃了，结果大自然也“毫不留情”。

珍珠河，家乡的母亲河，我们一定打贏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使你重返青春，也让我们找回久违的人与自然和谐欢乐。

■品味乡村

□张晓峰

晒秋

收秋容易，晒秋难。

秋庄稼样式多，又不赶在一起熟，麦子也不能种得太早，所以收秋就不用赶那么急，不急就不觉得太累、太难。难的其实是晒秋。秋天雨水多，即便是晴天，日头也不那么晒人了。所以晒秋是小事，难事。农耕时代，乡下人因地制宜，想出了很多晒秋的主意。如果你也在乡下生活过，或者秋天去过乡下，相信你不会忘记那一幅幅乡野晒秋图的。

秋庄稼里最先熟的是花生。花生出土之后，把根上的浮土抖去，根朝上放着，连着花生秧带花生果一块晒。有秧在下面撑着，即便是遭雨，花生也不着土，就不会发芽。下过几天雨，天一晴，花生马上就干了。花生就那样根朝上摆着，经雨过后，洗掉了浮土，反而更白。在阳光下，花生们像一群小罗汉，头上闪着光，发着亮，可爱得很。花生秧晒干之后，人们用木棍轻轻一捶打，花生就掉下来了。地里风大，男人女人都可以把它扬净。把花生拉回家，院子里、平房顶上，再晾晒几天，就可以入仓了。

玉米省事，乡下人种得最多，晒玉米也是最愁人的。但难为不住他们，乡下有的是能人。人们把玉米棒子拉到家，剥苞叶时，故意留几片。有的用一根铁丝，上面钉在屋檐下，下面绑一根小木棒，把留有苞叶的玉米棒子搭在小木棒上，一直搭到屋檐。黄澄澄的玉米棒子像一粒粒大金珠子，串到一起后，就像是一个金珠子串成的金项链，把农家装扮得珠光宝气。屋檐下未必够用，树上、墙上、房顶，能想到的地方全用上了。玉米挂着晒，通风又透气，丝毫不用担心下雨、下雪时玉米会发芽、发霉。放到来年春天是没事的，什么时候价钱高了，或急着用钱了，什么时候卖。

大豆熟得晚，但不用晒。不熟透是不能割的，稍有点水分一碾就扁了。深秋晒的是棉花。为了不耽误种麦，人们把带着棉桃的棉花棍拔了拉回家，摆放在墙根下。深秋雨水少，棉桃经太阳一晒，不几天便咧开了嘴，像鸡蛋壳被小鸡啄开，露出了粉嘟嘟、毛茸茸的小脑袋。把棉花摘下来，放在篾席上晾晒，我们小孩子是极爱在上面打滚的，暖暖的，软软的，一会儿就睡着了。

如果家里种有辣椒就好了，当然也种不多，一个篮子，一个筐子，顶多几张报纸就摊下了。不在多，就是一个点缀。一挂挂的金黄色的玉米、一席席洁白的棉花、一两筐红彤彤的辣椒，在蓝天白云下暖洋洋地睡着，多美多静多温暖的乡下晒秋图！

可可托海遇见转场

□刘玉新

额尔齐斯大峡谷是必经之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这样的壮观景象便被我们遇上了。

在额尔齐斯河畔，仅仅步行了三公里，就遇到了几批转场的牛羊。一样的阵容，一样的声势，迎面而来，浩浩而去。三公里的行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得常常让道，等候在路边，或者挤挤挨挨地穿行其中。这一段河流平缓清澈，从公路到河边并不陡峭，正好为转场的牛羊提供了最好的饮水环境。

从神钟山往前的时候，遇上了一场雨，峡谷的冷风让我们裹紧了身上的衣服。车站前的小广场上，又一批转场的羊群正在经过。趁着等车的空当，我仔细看了看，羊群中，还夹杂着十几匹马、二十几头牛，以及几峰骆驼。在那些高大的身形下，羊的个头显得那么娇小，一路“咩咩”叫着涌向前方。

比起先前看到的转场，这个场域更加庞大，气势也更加恢宏。不仅有摩托车，后有骡马，中间还多了一辆双排座的

车，车厢里装的都是衣食住行必需品。天黑了，可以圈住牛羊，就地住下，车在的地方，就是毡房搭建的地方。

回程的时候，我们坐上了一辆区间车。司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右手把着方向盘，左手持着一个布包的木棒，一边前行，一边在车门旁“梆梆”地敲。那些牛羊居然听得懂木棒敲击的意思，木棒一响，牛羊们就自动闪开一条道。我们笑问小伙子，这是你的开路法宝？他说，要是等它们一摆一摆地慢慢走，那得等到猴年马月，羊群最怕这声音，它一让开，大牲口就好说了。他挥舞着木棒笑道，这是我的“专利”。

不知为什么，走进可可托海的时候，王琪的那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就一直回响在耳边，谁知这些牧羊人不是翻过了雪山，穿越了戈壁？不是也在昨天的毡房外听到了声声驼铃？

坐在车上，我脑子里已满是音乐。“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

■口颂之福

□梁永刚

润发豆芽儿

乡人种的小黄豆，俗称“笨黄豆”，个头不大，品质却高，最适合制作豆腐、腐竹、豆筋等优质豆制品。小黄豆生成的豆芽儿，味道香，有嚼头，无论小炒还是煲汤，都是不错的食材。

早年间，最好吃的黄豆芽儿，不是盆里放上豆淋上水生长出来的，而是秋收时遗落在田间的黄豆，经过雨水浸泡后萌发出来的嫩芽儿。

天气转凉，秋雨一场接一场，赶趟似的，连绵不断。氤氲的水汽弥漫在天地之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乡下有个说法，“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那些散落在豆地里和打麦场上的黄豆，在清凉雨水的滋润下，圆滚滚的身体逐渐发胖发胀，风儿一吹，顶破了薄溜溜的豆膜，冒出了水灵灵的嫩芽儿。

溜豆芽儿最理想的地方，当数打麦场。打麦场是个统称，其用途很广，不只是打麦，还能打油菜籽、打谷子、打黄豆。旧时没有脱粒机，一地黄豆都是镰刀割倒的，装好车，拉到打麦场上，摊开晒干后，牛拉着石碾，一遍遍碾压。若是黄豆少，嫌套牛费事，就手执一柄桑杈，拍拍打打完工。这种原始古老的脱粒方式，有一个弊端，即便反复多次拍打，仍有黄豆裹挟在豆秆里。散落一地的豆秆，被桑杈高挑起，堆成垛，经过来回一抖撒，隐藏在豆秆里的黄豆，就星星点点掉落四周，一遇雨水，萌发新芽。

还有一个溜豆芽儿的好去处，就是黄豆地。老家村子西南处，有一片肥沃且平整的土地，一村庄的芝麻、黄豆、绿豆等经济作物，几乎都种在那里。乡间有个说法叫“焦麦炸豆”，很形象，也很贴切。颗粒饱满的黄豆成熟后，急于挣脱豆荚束缚，风一刮，日头一晒，就会猛然炸裂，豆子崩落于地。一大块地的黄豆，从收割放倒，到装车拉运，再到碾场脱粒，把人累得够呛，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气力，去寻找捡拾四下散落的黄豆。过不了几天，随着一场连绵秋雨的降临，遗落在枯枝败叶中的黄豆，便会生发出嫩芽，成为一道舌尖上的美味。

老日子的村庄里，秋雨初歇，天光大开，便有门前屋后的婶子和奶奶，站在门外，大呼小叫，喊祖母去拾豆芽儿。祖母连声应着，伸手取下挂在房檐下的篮子，忙不迭走出门。雨后的村子，沟壑平整，到处泥泞，孩子们待在家里憋闷，也想出去撒撒欢，于是便跟在大人身后，装模作样，也去溜豆芽儿。黄豆地里的豆芽儿，大都在衰草败叶下藏着，需要扒开才能看见，考验人的耐心和细心。

满载而归后，祖母从缸里舀了一盆清水，将掺杂着草梗碎叶的豆芽儿倒进去，反复淘洗，挑去杂物。趁着豆芽儿控水的工夫，祖母开始烧锅生火，倒菜籽油，放葱姜蒜，爆炒，一连串动作过后，小炒黄豆芽儿就出锅了。祖父在地里劳作，还没有回来，祖母用锅铲罩在盛豆芽儿的大碗上，保着温，等祖父回家一起吃。

那时祖母还不到六十岁，腿脚麻利，手也很快，她捧着面胚，我翻着鏊子，不多一会，就烙好了一沓子烙馍。祖父从田间归来，一家老小开始吃饭。祖母嫌我卷的烙馍歪歪扭扭，皱皱巴巴，糟蹋了豆芽儿这道好菜，于是亲自上手给我卷，拿张烙馍平铺好，夹上几簇头黄豆芽儿，又放进去一根鲜嫩的小葱，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卷得粗粗壮壮、鼓鼓囊囊。烙馍的柔和劲道，配上豆芽儿的爽脆和醇香，软香味美，堪称绝配。几个烙馍卷豆芽儿下肚，又喝了一碗玉米糝稀饭，让我实实在在饱餐一顿，以至于许多年后，烙馍卷豆芽儿的面香和菜香，仍飘散在我的记忆中。

■诗词歌赋

脊梁

□李景辉

十月的靖守山
枫叶正红 秋高气爽
似滴血的日记
如星星之火燎原
积蓄着涅槃的力量

密营里的故事
闪耀着勇气和坚强
山坡小路上的脚印
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曾经的战场
硝烟还在飘荡

将军队伍战斗的地方
刀光映着血泪
拼杀出一条光明之路
成千上万的生命

在岩壁上呐喊，呐喊……
铿锵之声久久回响

将军从苍松翠柏间站起
我看见他高大的形象
一页一页信仰
如赤色之石
筑成民族的脊梁
一行一行誓言
像抗联的火种
将浴血征程点亮

红色基因
在白山黑水传扬
理想之魂
丰满了奋斗者的翅膀